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
 15



文庫11
D /
15



楊忠愍公集卷末

附錄

明史本傳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觀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諱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師咸甯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為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講卒無戰鬪固恩寵繼盛以為雙言

楊忠愍公集卷末 本傳

知服齋



010190547677

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略爲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日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令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懼國威不敢肆目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值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

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甯肯與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眾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日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鼐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言曰豎子目不覩寇宜

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鸞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日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邪番民信愛之呼日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日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起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

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日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日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日我薦也斥一人日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日我救也罰一人日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日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棊刻行世名日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

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
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
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
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
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
四也嚴劾忠嚴鵠乳臭子目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劾忠
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
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
洵統後府巡按王如桂亦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
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
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喇
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
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

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情歸此一
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
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悞我是悞國家
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
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
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
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
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賂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
培尅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
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
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
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
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

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清是敝天下之風俗
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
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
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
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
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
嵩之鷹犬也畏厥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
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
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
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
杯酒結歡出則餽饈相屬有所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
年無所見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
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

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
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
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
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
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
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
問裕景兩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任內賊旣
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
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
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
不懼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
也受嵩屬欲坐託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
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釐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

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
忱之日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
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
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
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
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闕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
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儻
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卽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
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
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
千古生平未報恩雷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
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蚌蛇膽卻之日椒山自有膽何蚌
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半夜而蘇碎簪盈手

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截去獄卒執燈顛欲墜繼盛意氣
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復七年嵩敗穆
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大常少卿諡忠愍子祭
葬廕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贊曰
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
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重而士
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
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行狀

楊忠愍公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州
數患倭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
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三世爲公王父青青生
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

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
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恆謂人日日者言吾
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公僅七歲而母曹捐館陳女如日
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閒往里塾觀
里中兒誦讀捐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
若幼何學公艱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
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
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至十三而從師受
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
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會天寒
無下襦遠屋行且溫誦日所肄令脛以上微煖得稍假寐
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
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

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餽僧以次愈而兄病疫
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
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公旣爲諸生數
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
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
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
廢著居廢著卽廢居言貨賣與負
貲也此以指析居恐誤矣曰母溷乃公爲也公游
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遞館穀之稍稍具橐
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
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
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
許會復當計借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輪邊
獲散官級日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

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
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
鄭公曉遊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
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
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
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
精誰何誰何者誰呵也驗封有何誰呵事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
服公旣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
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
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磬者也有器而
後有磬夫器理所寄也乃購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
琴及瑟若簫笙壎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
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

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
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
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
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而成九鶴
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卯韓公旣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
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
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
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
志自子不聞夫商邱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倭
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喑當往者公奮曰
主辱臣死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死單于自會倭退之
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
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

楊忠愍公集卷末
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時咸甯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
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俺答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
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
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寇踐躡我陵寢處
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
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
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俺答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
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
厭兵無所用之墮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
天下頗講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
而自肆懈天下修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官

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
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
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敵乃爾其何有於我
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敵旌深入時我雖不敢
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
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敵狡詐
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
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
寇入寇矣而駕誘它部我旣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
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償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
套眾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
四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

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廢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日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日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敵益大矣此三謬也日敵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眾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日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敵之重勢則務中

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罄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巔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入上壯之下相嵩等人臣議咸唯唯侯鸞忮憤日豎子目不知兵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旣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日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

超然臺翦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
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有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
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
生日益眾無從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
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
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古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
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
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
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掖衛指
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窮廬且舍而
況此煤山邪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
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
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有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

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
或稱關西夫子而倭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
言大讐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
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
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
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
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有笑曰君休矣且
歸巨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
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巨公霍然大悟曰
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
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
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

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銀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卒於得陛下之畱而愈無忌憚眾惡俱

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日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

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橐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
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
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
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
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
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
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日我薦之也及黜一人
嵩又號於眾日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
謂之日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眾日此人得
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
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
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
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

日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日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
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日上故無此意
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棊行爲書名
日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
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
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
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
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
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卽使所善問世蕃
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
卽劾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

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
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
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
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
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
爲巡按朋姦比黨譎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
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在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參養
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
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
爲工部尚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
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
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
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
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
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
張達等敗沒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
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
部薦爲大將乃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
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
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
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蔽陛下
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
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自是勾賊

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情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師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畱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

何可勝數邪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邪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王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

天下之患不在邊徼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詔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勲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

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合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畱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

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人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

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卒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

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俺答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間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入上恚公驚而相嵩方以它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甯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蚘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蚘蛇爲卻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辟簪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

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巨天得無稔嵩僂之邪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齟齬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卒也卽齟齬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柰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間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邪相嵩曰吾行當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胡植鄆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邪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間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日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

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其二日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
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
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
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
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
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
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忠愍
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
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
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
怒公至侈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姦於後
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先
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

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卹
處士杲女婉戀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
長卽應尾太學生娶教諭李君九皋女次應箕娶都御史
王君遴女王君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
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合其人狂不
重悔恣然下汗邪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
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
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
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
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
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
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卽死且不瞑旣而王君以書來日子
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爲

著狀而淚滂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
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
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於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墓誌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其諡也國朝之制非大
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上御極遡觀化
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
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令諡其義則取
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
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
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
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

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
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
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
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
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旨安人曰嚴相國方
用事此豈君直言時邪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
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
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
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
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
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
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
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蟬蛇膽卻不受日椒山自有

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箠盃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有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土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閒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撓卒

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

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蒙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居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辰時年僅四十字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所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與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眾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且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卒間未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應箕改葬公定與縣東引卹之原

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贈陰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敕賜旌忠祠碑記 隆慶三年春月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敘用死者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

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爲國子生薄海
以內郊壘之眾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爲先皇帝之
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日新天子之
季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
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
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
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
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旣給事中陳君
瓚以諡請則詔賜諡其曰忠愍巡撫按御史郝公杰以祠
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訟
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
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宅里樹之
風馨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

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
詞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
綰都勻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
來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
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
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日間當官業有持
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
公甯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
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霽滂海內卽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
時士之奮其閒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老戍所者踵相接蓋
已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
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
能禁在公九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

乾坤正氣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則爲人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神明薄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作之誰爲止之公卽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慙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余甚慙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卽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太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旣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埽邊塵時仇鸞怙勢爲開

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劾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概卽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覺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種人知今天子之能卹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奸爲有功於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畀

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賈洪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
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大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輔彭
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寵賂彰
逆黨扇禍釁敗疆駕言馬市爲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
中邁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
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
臣身不辭塗干將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
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形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瓌瓌
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卜
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
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有假翼天路景
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北驩之人徒俛俛公歸不歸歸

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間其風者氣復昌憑人萬古扶
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
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僊居吳
時來撰

敕建旌忠祠碑記 隆慶四年八月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定府
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祠哀死勸
生以詔永禩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
定守賈君洪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史曹君金
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
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
亭其旁刻公所爲二疏者翼廡重門甍而環之軒軒肅肅

楊忠愍公集卷之
道路流涕於是隴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
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
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
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
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
部員外郎當是時寇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咸甯侯仇鸞驟
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敵通馬市以羈敵而固權公乃
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
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讐服狡寇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
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
鸞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
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
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

也公間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爲匪
人用者邪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
罪十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姦五其道貞其行獨
其氣奮其詞深覈而不浮剴切而詳明纍纍蓋數萬言夫
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厚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
苦公起顛顛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
於國襄者糜爛箠梃慘於鋸鑿瘡痍未合而彈劾之章再
上頸可斫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
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邪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衽
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
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
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
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

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邪人臣錄其朝頂
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
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
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
霆誅卒戮大憝不爽而公以不辜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
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之至
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為垂譽長久
者耶所為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
為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迴焱兮左黔雷團元
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
天狼血含光兮注身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
雲中兮遨嬉厲余齟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靈來兮不

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甚宏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
下為民正兮終古羌焉窮兮社而稷女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實錄典誌總裁淮南李春
芳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郡人高
耀書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前奉敕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郡人孫愼篆

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地方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
使朱卿保定府知府賈淇同知陳其愚通判馮惟敬張
燭管工通判薛侃推官蔣希孔清苑縣知縣龔紱縣丞
畢貴典史陸世賢同立石

祠堂碑記 萬曆八年夏月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甯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勳李臣仇鸞謫尉狄道亡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睚瀆朝政公欲因癸丑歲旦日會上狀寤主卽於歲暮之塗次削草疾馳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騎道上行適前驅者至謂日當會詔罷習儀公因過余邸舍故祕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臺占候郎適同曹主事陳君一松間以巨語余因密請公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草至望後三日公疏方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因挾此爲

讒遂復逮錦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鵠冒功事下曹覆奏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授其黨江曹郎冕袖屬主覆者周曹郎冕周日嗟乎是可忍也余從旁益愆愚周君謂覆疏如所指獨不爲楊地卽國例公論謂何於是周力陳其冒功謂一世所共知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出爲民余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犖閱偉無論其他卽太乙王奇堪輿兵陣諸家書亦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疊疊若泉注其論謫賜環後藉令苟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列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感於世廟之明以公之忠而竟陷死地豈非以奸臣柄事羅織成獄義難自明而余願遇熙際復起至今官迺知士所遇有幸有不

卒而於心固當不易云然世廟未載罷分宜械其子棄市并籍其家而公以遺詔贈二奉常廕一子賜祠額曰旌忠卽童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豔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在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既盡朝政潔齊迄於今並稱熙治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使世之瞻拜祠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不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王君琰徐君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新張子與行相繼成之云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糧儲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營戎

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大山

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洛篆

墓祠碑記 天啓五年春月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藁葬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諡予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寃始白至今皇帝天啓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諡葬蓋追行莊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尚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歛噓而不能去天啓四年夏翔被召爲少司馬瀕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

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牽而死於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舉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患最烈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尚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公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畱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

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爲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弗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惜一死且奸人設筭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鄢懋卿何鼂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楨輩公卽不詞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捐軀宏濟賢者當必師公所爲卽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嵩世蕃植懋卿諸兇人像貌跪什公之階庭快槊擊以

懼奸邪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
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
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明首
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博請諡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
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令捨
地爲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
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
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
吳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翼肅然興起則予異
日尚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孚以爲厲煩壯決也筮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
忠爲無益井可濞也剽佞之刃還缺折也敦厥血毋用
自嚙也噲正而噦冥辛夷楔也揮虹以遁蜺靈旗揭也

會陰恒悲無穉耄也伊彭咸之故居引邨以東轍也死
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隸等處地方總轄紫荆等關係保定等府兼糧
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邑張鳳翔撰

重修祠記

楊椒山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
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
瓦頽垣不可以妥靈爽惟與丐豎禱處於寒煙烈日中仰
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鼈言
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
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
之名卽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逢又何容贅一辭
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抑梓

里後學者之大幸也乃不辭耄年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日以忠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律呂之學於韓苑洛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卽此可概其全體矣夫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絕滅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職此之故先生序志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

樂見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衍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曰小補云乎哉或曰姜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正士之囚復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郎署耳履虎尾而見啞蹈堅冰而遂殞毋乃非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體貴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奸尚欲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汨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一人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光木豪澤中過涉孑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旣知其禍敗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繫辭未嘗不通於非命非守常達變之道乎先生所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乎

先生狂狷道時爲道統祠由義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
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顛沛遷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諄諄
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邪
常公今日復修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媿千古
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漸滅之學脈世道人心
將終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
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併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
復牆圍以磚坊樹以木工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
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賢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
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拮据督理者則魏子一鼇與劉君
履昌也朝夕課工收支出入者則生員薛立揚鄉耆潘進
善也經始於乙巳六月告成於丙午二月例得勒之石云
金容歲寒居士孫奇逢撰

康熙七年戊申秋晉陽常大忠大孝郡人魏一鼇張秉曜
同勒

遺集原序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
後以疏論豪宰中蜚語被旤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
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真足以寒奸諛之
骨而詔獄諸詩詞旨春逸會不以死生一毫動慮所謂浩
然大丈夫者非邪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而多殺身以
成仁於乎楊公成仁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夫陰
賊持詭辯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
非臣道之永鑒哉聖主嗣承丕服遵先皇遺詔錄公之忠
賜諡忠愍贈廕加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
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授早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

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諡命也嗚呼忠義之心秉彝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威稜靡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惓惓是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九知嚮往云

隆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知府鄭昇謹書

遺集原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爲掩卷興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又安忍爲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爲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羣研精掛牛之日卽以天下爲己任學以

談道德務經術而恥爲富貴紛華之習旣而發科登仕繼組兩都含香三署每痛際運康甯而不免壅蔽之患遇君神武而未屏操莽之奸思回聽於逆旨圖蔓於脫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反構釁稔公死且不畏柰何以播遷恍之邪復由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奸者五大罪者十語侵彼相使忠臣之謀無益於國而竟取滅亡緣司刑者承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冤哉昔賈生不容於絳灌李邕受抑於林甫古今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箠關木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爲亂氣不爲沮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毫牢戶之中染煙肺石之上此與演易受書曷異焉故辭多宏麗語罕

怨誹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假雕篆以逞伎擣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運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時鳴絃揆日慘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公詩欲還浩氣於太虛矢忠魂於圖補胡悲且壯哉余在南臺罔識忌諱因獻狂瞽謂將從公以游李蒙採納卒之故相編氓兇子棄市少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向之遇害非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卒而聖君嗣極追錄諫官儼公爲首贈爵太常諡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廕予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成烈士之狗垂瞽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忘軀抗疏於忠愍見臣節焉述美搜遺於太學見子道焉重爲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誼焉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謂乎遂輟涕而爲之序隆

慶二年三月吉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前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蒲中林潤謹序

遺集原跋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難之公之平生所挾持者甚大故其精忠所發眞足以貫日月而動天地公之時何時也好臣竊柄勢傾中外羣僚百執事將奔走承奉之不暇孰敢出一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伏積微之惡於未露之日而爲天下國家防危杜禍於未然公豈不知主上之必不我諒邪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爲之所卒之身死之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於戮身籍家而不已則公之料奸之

知愛國之忠胥見之矣夫大奸距脫則正直拔茅由是先
皇帝感悟信用忠實而奸黨漸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公
之遺利於天下國家者不既大且遠哉若夫形之咏歌風
嬾秦漢而經濟謀略多在註述中見之今讀其奏議如十
罪五奸之指摘五謬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令人凜然
起敬奮然思義而廷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墮淚既死之
後地爲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地非歟奈際今
上仁聖遵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諡廕其後裔而建祠置祀
所以報公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宇宙間千古
不磨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日
矣宜其中忠愛之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
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公非其人乎余於公
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感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蹤

也乃爲之紀其概至於公之履歷則有藩參鳳洲王公狀
其實而少師存齋徐公又爲之銘其墓茲固可傳於不朽
也

賜進士第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兼按察司同年生南皮交川湯賓拜書

遺集原跋

忠愍公以肅皇帝之丁未成進士逮繫獄之日纔五六年
巨中間流離萬狀艱苦備嘗毋論矢諸章奏發諸聲歌其
忠肝義膽凜不可磨就其所著年譜迺赴義之先一夕捉
筆所書也祇此一段從容氣象何處得來自錄其平昔嗜
學深賦性定所謂荆山之玉爐七日不變者耶視彼賊嵩
輩竊權得意一罹斥而索索矍矍也直糞中蛆巨可勝笑
哉可勝笑哉今錫爵錫諡賜祠賜葬國家之所以答公者

固未有艾卽其原集已傳而諸同志輩更欲廣之也亦可見公忠義之氣久而彌烈而直道之在人人心不泯也然予小子卒不生公之時爲賊所忌何不卒不生公時得一觀其丰標也廣陵郝景春稽首拜書

遺集續序

楊忠愍公當明嘉靖時兩擊權奸一擊仇鸞後死再擊嚴嵩死之其事迹近古少有故世之兒童婦女傭夫販豎無不知有公則公死忠之烈夫人而知之者夫古之死忠者莫若比干而孔子獨稱之以仁者何哉比干之仁悟主而已忠臣事君猶孝子事父母也父母瀕死然而必勤勤勉勉進藥牀第下者猶庶幾其或生也豈曰疾狂不救而廢藥也哉比干之志如斯而已斯其所以爲仁也若徒得其剖心酷烈之迹而以殺身見於世則與臧獲女子之恻恻

然引決自殘者何異吾悲後之儒者不知斯義往往失孔子論仁之指云忠愍亦然忠愍當世廟漸倦於勤嚴嵩擅而仇鸞橫公以次犯之至於再戮斷筋碎骨知死而不辭知引去之義而不屑可謂殺身之忠也已然而不可與慷慨殺身以死自見者比何也公以去奸爲志者也吾見其家藏疏藁墨迹凡數易而後定至元日拜疏於朝見機事未合袖疏而歸意念心苦非一日之積也若曰吾擊之而死無可言者萬一擊之而勝則國家天下之福也且也吾辭明吾指白吾事驗亦安知其果不勝也夫擊而去之公之望也擊之不勝而死公所擲也豈公所望哉觀其臨命賦詩猶以斯事屬來者爲拳拳未嘗不流涕而哀其志嗚呼比干尚矣若人者其亦比干之徒歟卽其論邊事情形俱有驗白則子貢之達也精樂律則冉有之藝也不畏威

罰刑戮則子路之勇也惜也洙泗之遺才也公四世孫聰
福德人氏悲先集之久而漉漫也且有遺文未見於世者
欲更刻之而力不贍大宗伯王公敬哉爲公文孫念子先
生同門友勉以南來而江南都閩文君澤普官貧而樂義
慨然捐貲刻之而副鎮金公夢叶又從而協成之皆可謂
之賢德人數千里來辛苦羈旅揚其祖德可謂之孝非王
公勉其來亦不克舉其流傳先德風示後人之意可仰也
謹備書之小子亦得附名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立秋日後學楊彭齡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嗟乎公之忠烈同朝之賢者知之不賢者亦知之隆萬以
下之君若臣無不知之迄於今卽婦人孺子豈有不辨日
星之明而一識夫河與嶽哉然則余固可無言矣而猶有

言者公余曾王父默齋同年好友也傳臚相等除尚書郎
主事相等兩先生深相契也及其正色立朝疾分宜如仇
讐旋黜旋陟卒以不回兩先生志同道合其天性相等也
至一死諫諍一死封疆迹若近於激烈而從容就義殺身
成仁當其平居時固已籌之熟矣兩先生之同如此而兩
家子孫又安可不同其砥礪哉異時嚴嵩竊弄威福意主
罷邊而刑獄多失平反余曾王父在刑曹讞決多與嵩左
嵩欲中之未發曾王父卽假歸里居八年不起尋忠愍公
以劾仇鸞被逮旋貶狄道尉去踰年三遷至兵部武選司
員外蓋嵩震公之名欲立貴之引爲己用而公不屑也當
是時忤嵩者皆先後戮辱廷臣默默無敢言公獨毅然抗
疏思以上報祖宗下安天下其心豈嘗一刻忘死哉方忠
愍爰書既定三載而曾王父又視刑曹事嵩之起復曾王

父亦猶起復忠愍公意也詎意去一楊而又進一楊乎忠愍臨刑余曾王父作粥一盂乾肉數片持之西市以餉忠愍忠愍張目曰不圖今日猶能知我嗜好如奚公者爲啜粥一匕嘗肉一瓣而歿曾王父曰吾竊愧不能與良友俱死獨生何爲歟於是嚴嵩深銜王父遣偵卒羅致他事無所得但鐫秩逐之而已又八年浙閩苦倭朝議舉悉知兵事者以扞牧圉嵩遂假邊才以起曾王父起之者中之也故一十七年之曹郎僅授同知守延平府尋調視興化事相知者深以爲憂余曾王父曰無憂是可喜也吾向不能與椒山同瀝血青蒲今日得以從良友報國家矣守興化百日倭攻城不下且將逸而同時城守者翁參政汝器畢參將高計納客兵不聽曾王父言客兵者賊也城遂以破翁參政畢參將皆走王父格鬪不勝槍洞脅而死嗟乎何

兩先生之先後一轍乎余竊歎有明養士三百年忠者固多而其數卒莫與奸者相敵蓋元氣之凋喪一盡於成祖之靖難再盡於興獻之議禮忠義之氣斬焉無餘故奸如嵩輩得乘衰而俶擾國家之紀綱不謂當此剝落之餘有志存必死從容以當慷慨如我兩公者彼忠者望以步趨而奸者之寒心奪魄將百千萬計而未有已也今公四世孫聰福重梓忠愍文集念兩家之生死相等自北而南越三千里而問序於余余曰公之忠誠自在天壤文與不文固不論也況乎其文又若韓若歐若蘇也哉夫韓愈歐陽修蘇軾亦嘗遭貶竄而未至於解脰陷腦以死殉之設韓歐蘇而且以大義解脰陷腦焉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嗟乎愈可以知忠愍公矣

康熙癸丑菊月楚南黃岡年家孫奚祿貽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語有之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此感時之論悲痛之詞千古而下猶有餘恫焉粵自乾坤既位堂廉分嚴生殺予奪惟上所施臬夔稷契值唐虞之時君都臣僉賡歌喜起名曰良臣龍逢比干當夏殷之季胙骨剖心身殉社稷名曰忠臣茲二臣者豈其持身之理有哲有愚事主之方或異或激而致疑乎忠臣之行於道有所未盡哉嗚呼其道同其志同其時不同要之易地皆然巨明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椒山楊公忠孝天植智勇性成語學問則天文律呂之微靡不殫究考經濟則兵機術數之奧罔不精探嚮使當日用其言行其學則亂萌消而金甌固賢才眾而禮樂興方古良臣抑又何愧不卒當嘉靖之時人主端居奸臣執命嚴嵩仇鸞之徒同惡相濟刑賞出於私門干戈逼於

畿甸公明知燎之方揚不可嚮邇而深懼社稷之隕謂賊嵩不去禍本不除於是廷杖遠謫萬死一生之身甫經賜環卽有十罪五奸之奏至今讀之凜凜然與日月爭光較劉向朱雲之論爲尤烈矣嗚呼公位非大臣可以不言創巨痛深鋒銷銳挫可以不言且嚴嵩欲使公爲己用一歲屢遷之可以不言而公內不受奸人之牢籠外不畏斧鑕之及己卒發其憤以庶幾於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豈非孔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哉然當日嵩之殺公也以公與己必不兩立殺公則己得以永保其富貴矣詎知逆節旣盈天道不遠未幾而身爲編氓矣賊子棄市矣貨賄籍沒矣萬世而後痛公之寃者口誅筆伐尚欲食嵩之肉而公則贈官錫諡廕子建祠肖貌其像而傳頌其文赫赫然如一日也然則忠臣之名較良臣而彌

承又何悲痛之有哉公之諫馬市劾嚴嵩二疏已載前史至我

大清

世祖皇帝覽其遺事不勝忠良之感

御製表忠錄序文並爲之論豈非公之精忠晦於一時而昭於後世哉其他文翰詩章莫不光偉激烈上薄青史而浩氣丹心一語九公之所以自寫其生平者矣公四世孫聰福文行卓卓足以繼志述事哀公之集而重梓之命祚跋其編未祚小子安足以重公但願爲臣者誦公之文皆知踴躍奮起不以一時之榮易其千古之烈而爲君者苟得忠耿之士立於其朝亦必優容愛護使爲良臣則主聖臣賢上與唐虞並美矣

康熙癸丑歲仲冬至前三日後學三韓吳興祚謹序

遺集續跋

余兒時侍先大人側得鄉先賢楊忠愍公懿蹟及長讀其文集年譜諸書未嘗不掩卷流涕想見其爲人公忠烈昭冊書英靈垂萬古生平立朝大節巷哭衢謠赫赫若昨日事不具述獨是異世而後感動

至尊表忠詔嫩頒勒政府是公之身雖厄於當時之奸相而公之忠終格於

昭代之

聖明此蓋公千載一時也昔山西夫子流離百戰之間俎豆萬禩而下岳武穆西陵尺土鐵檜示刑公之出處雖不與二公同塗而食報竟先後一揆益以見直道之在人心而斯民之足與於三代也公四世孫聰福以余承乏江閩渡江來視爰以重鏤公集見告余不敢辭捐俸告成夫余武

人也得附數言於末以垂不朽此又余千載一時之大幸也夫

康熙癸丑歲陽月之吉同邑後學文培世頓首拜撰

遺集續跋

先忠愍遺有文集鏤之梨棗流傳宇內百餘載矣歷年久遠板蠹字泯新梓無力慮或失傳心切痛之又以南工刻畫之精良也欲重棗之南而不可得癸丑乃得持赴金陵卒邁同邑文君澤普景慕樂輸以竣厥事蓋文無所損而制遵乎舊其時縉紳先生名公願士厯厯之言如昨日事而賦詩贈跋難盡紀焉所藏先忠愍遺筆並赴義前一夕垂誠後嗣之訓首尾蓋數千言展讀手跡凜乎不敢遺忘因以並附梓鐫獨可惜者先忠愍受苑洛先生志樂心傳著有樂經發前人所未發烏可不亟明於世但聰福力薄

不能再藻僅藏其集以俟後表章之君子

康熙十二年癸丑冬月四世孫楊聰福薰沐謹識

遺集題詞

生平好間人忠孝節烈之事遇有譚忠孝節烈者請教反覆惟恐後乃山居弇僻車騎過從者甚少不得已展卷晤對每於書冊間求古今名臣言行可爲法者如汲長孺責廷尉湯朱雲面叱張禹顏常山縛橋柱罵賊段秀實以笏板擊朱泚殿上諸事彙爲一卷皆取其激切有生氣者最久而得椒山楊先生譜輒掩卷太息久之日有是哉有是哉夫士居平講大義血氣奮發每恨鉄錮不相及一旦臨險巖稍稍頓挫卽意色灰敗逡巡引過咎至有呼親串以求拯援者縱或事勢不免慷慨屈折及事去而悔之咨嗟告戒其爲談虎而生怖見曲木而多警心者亦復何限而

乃鼎鑊在前蹈之如飴增繳甫脫不厭鞮鞻如先生者此
眞百鍊之鋼萬燂之繭也初得先生譜旣而讀其狀又旣
而讀其奏疏與其諭妻與諭子書而於是漸求其詩若文
惟恐其盡亦旣輯成四卷將重付校刻而以爲未足問之
西河毛太史太史曰豈在多乎忠臣義士在地爲河嶽而
在天爲日星夫恆星列宿在天有幾獄瀆之靈止於四五
然而仰星斗而文章見焉履延袤廣運而后土氏之菁華
無不著焉故士有以行傳者亦有以言傳者今椒山之行
見諸史乘椒山之言見諸奏疏如是已矣且夫汲長孺朱
子游輩有遺文乎予乃從其言就世所傳者合奏疏狀譜
與其所爲詩若文而訂而錄之吾人束髮受學所習者八
比竝無先生經術與儒者身心性命之實存乎其間名爲
經生與經何與其朝夕兢兢與年俱盡者但日取科第焉

已矣有如此之忠孝節烈足爲世法而且名言願畫反覆
媿媿可以發人之性情增人之智慮而不一讀之再讀之
乎夫先生才高下筆犀利如竹刀之剖蓬朮七首之淬肌
理滴血濡縷每讀之未嘗不心開也然則思其人而求其
言讀其言而愈見其人一日有天地當一日有斯集其以
繼諸古名臣遺蹟之後而共傳之甯有過焉

康熙戊寅中秋日蕭山後學章鉉梅谿氏題於敬一齋



